

文史春秋

「誓与老城共存亡」

追忆张子美老县长

李焕龙

2023年12月8日13时,原安康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子美与世长辞,享年96岁。在他安然离世后,我在朋友圈发出他于“7.31”特大洪灾来临前,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安康县广播站发布撤退命令的照片,这帧发黄的照片打开了安康人的情感闸门。人们盯着图中日历上的这个特殊日子,深情缅怀他。

1983年的“7·31”,是安康城的遇难日,也是张子美的拼命日!

当天清晨,他揉了揉一夜没休息的双眼,用双手搓了一把脸,就冒雨瓢泼大雨奔上河堤查看水情。当时,暴雨已经下了一周,上游持续泛洪,水已接近堤外的河街。安康的土城堤因为时间久远已是千疮百孔,加之通讯落后,无法预知汛情,更难预料城池安危。他悬着一颗心在城堤上转了一圈,便急急赶回县政府,让办公室通知机关干部放弃星期天休息,赶赴城乡指定地点,组织群众抗洪救灾。

7时,他与县委副书记李致孝、邹文丁站着开了个碰头会,拟定上午10时召开安康城区抗洪救灾动员大会,接着去面见生病在家的县委书记牟广均,然后到东城、西城两办和东西二坝去现场指导。

上午10时半的动员大会上,副县长彭光琦通报了汛情,牟广均做了动员讲话,张子美代表县委政府明确指出:必须按照《防汛抗洪抢险方案》及抗大灾的要求,在下午4时前将河街、东西两坝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,天黑之前把老城居民全部撤完!

大会之后,正在衔接落实事项,他又接到电话,赶去参加地委行程12时半召开的紧急会议。开会中途,来了两个插曲:时任副省长徐山林打来电话,代表省政府及省防总,要求安康必须在天黑之前把老弱病残转移到安全地带!地区水电局副局长张志远冲进会场,匆匆报告,水电三局大沙坝水情组预报:晚上七八点,汉江流量将达到27000立方/秒,凌晨将达到30000立方/秒!

“这不是要毁城吗?”张子美惊得一头站起,冲着刚从平利赶回来,一身泥水的行署专员张如乾说:“不能再开会了,我得赶回去,赶快行动!”张如乾说:“你快走,我马上就来!”

张子美赶到牟广均办公室,与同步赶来的领导们当下研究决定:马上召开广播大会,发布一号命令,动员群众迅速转移!

13时50分,他正在办公室起草讲话,张如乾来了,让他不要写了,直接去讲。

14时20分,张子美在安康县广播站发布了一号命令:“全城干部群众,必须丢掉幻想,克服麻痹思想,立即投入抗洪救灾,18时前除抗洪抢险人员外,老城居民全部撤出!”

命令发布之后,张子美跑到背街小巷去察看进度,发现有的地方听不清广播,有的人不相信水会进城。他立即决定:让司法局开上宣传车上街巡回宣传,让县直和城关镇的干部下到居委会去包干动员。

15时半,根据与张如乾商定的意见,张子美又到广播站,发布了二号命令。

当他赶到城堤,发现几道城门已经下闸,洪水却从门缝里挤进来。张子美当下面令粮食局局长:“用大车,拉粮袋,赶紧堵,为转移群众争取时间!”

17时,张如乾奔到县政府,通报了地委行署机关干部向军分区转移,地区领导将撤到邮政大楼去指挥的决定,要求县上一块撤离。张子美坚定地说:“群众没有撤完,我不能走!”随机汇报:“县政府是四层楼,比较高,我把指挥部扎到楼顶去,誓与老城共存亡!”

二人道别时,张如乾让军分区留下一部报话机,同时约定代号:地区为“黄河”,县上为“泰山”。

看着张如乾等人蹬水而去了,张子美转身大声安排:“指挥部上到县政府四楼去,马上行动,刻不容缓!”

17时半,东堤洪水离堤面只有一米,东关告急!

18时,洪水翻过汉江大桥,切断了南北通道,桥门渗水,大桥路一片汪洋!

“洪水马上就要进城,赶快组织群众撤离!”张子美

文史春秋

「誓与老城共存亡」

追忆张子美老县长

李焕龙

一边呼喊着,一边冲进雨雾中。他冲出县政府,趟着五星街平膝的浑水,跑到广播站,用嘶哑的声音,争分夺秒地发布了最后一道撤退命令:“全城军民人等听清楚,我是县长张子美!洪水就要进城了,大家必须丢掉幻想,抛弃坛坛罐罐,坚决迅速撤出老城,赶快逃命吧!”

跑回县政府时,他的草鞋已经烂掉。他赤脚赶回指挥部,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。

20时20分,洪水翻过城堤,东堤、北堤、潘家坑大堤倒塌。顷刻之间,全城陷入汪洋之中。

此时,张子美的声音,还一遍又一遍地在城市上空回响着,直到广播站的一楼全淹,设备被毁。

当县政府的一楼水已过膝,张子美拿上一把伞,一支手电筒,带了笔记本和笔,叫上身边仅有的三个人,从一楼赶上二楼。此时,他感到饥饿、困乏,四肢无力,只好扶着墙走。当他在二楼检查一遍,回望一楼时,见到县鞋厂存放在一楼的解放鞋漂了半楼,他的干劲又来了,带领身边干部打破二楼所有门窗玻璃,以免楼房因受洪水冲击而崩溃。上到四楼,他马上叫人喊话县委、县人委、县政协机关,通知大家清查人员。听说崔锦义主任被困在只有二层的县人委机关楼顶,他马上找人商议,用电话连上从政府到县委到人大三座楼房,将人大干部及附近群众救了过来;听说水已进了县委最高的三楼,他马上找人搬来政府楼顶的乒乓球案子,把牟广均书记等人救了过来。

这一夜,这座小楼救了400多人。

这一夜,倒塌声、哭叫声此起彼伏。

这一夜,张子美既为痛失市民群众而心如刀绞,又为营救灾民而绞尽

脑汁。

午夜12时,他在县政府楼顶转了一周,对着记忆中那些少量的,只有三四层的楼房,呼喊着记忆中的人名。一直喊到西边,才喊醒了紧靠的县公安局、县广播站。公安局的人传给局长屈自孝,双方应声后,张子美叫他稳住楼顶灾民情绪,互帮互助,齐心协力,千方百计坚持到天亮!听到广播站站长张培祥说,正在组织人力打捞水中木头,用铁丝做成筏子营救群众,张子美称赞这个方法好,一边叫大家注意安全,一边叫周边喊话传经,广泛推广这个经验。

凌晨1时半,张子美向“泰山”喊话,建议地委行署采取特殊措施,通过军分区、吉河通讯连两个军用电台,直接向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报告安康灭城之灾,请求空军紧急支援。过了一个小时,不见回音,他让报务员再次喊话,并报去了自己口授的呼救内容。又过半个小时,他向安康军分区司令员发出了同样的报告。

凌晨五时,张如乾向张子美喊话,传达两个重要内容: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已有指示,要求兰州、武汉军区立即组织空投救生器械和应急食品;省委、省政府已做决定,天亮后即派副省长徐山林率机组到安康,组织救灾工作。

此时,东方露出了鱼肚白。蹲在地上通话的张子美放下话筒就奔向楼顶四周,用那沙哑的嗓音竭力喊道:“乡亲们,同志们,咱们有救了!中央派部队,空军快要来了!徐副省长也要飞回来,营救咱们!”

这声音,一传十,十传百,迅速传遍全城。

直到这时,人们才看清:周边所剩无几的七八座三四层的楼房,都成了孤岛,都挤满灾民。

直到这时,人们才看清:张子美满脸蜡黄,双眼红肿,赤脚的双腿不停地颤抖,走路摇摇晃晃,随时都会倒地。紧跟身边的司机和秘书将他架着,他就趴在司机的肩头下达指令:“广大干部职工、公安干警、军人民兵立即行动,找船只、绑绳子,投身紧急救灾!首先,营救房上、树上和各处灾民;其次,在新城办、文武乡落实几个点火信号,做好空投、空降准备;同时,做好治安保卫,严防私抢物资和破坏活动!”

当张子美的指令以呼喊传话的方式传遍全城,灾民们的心中暖和了,身子有力了,眼前有了希望的亮光。

乡土风情

恋上一块幸福地

余佑学

醒来的晨鸟,它们在花丛中、树枝上,上蹿下跳,呼朋唤友,小黄鹂、花喜鹊、画眉等众多鸟儿纷纷响应,人圈助阵,谁都不愿意错过早上的晨会。

不一会儿,遛鸟大叔们习惯性地把心爱的鸟笼子挂上树杈,麻利地掀开罩在上面的布帘子,活泼精灵的小宠们控制不住压抑了一个夜晚的喉咙,欢呼雀跃唱起悦耳动听之歌。鸟鸣阵阵,江水奔腾,微风轻拂,人声鼎沸,每个人的眼睛都忙不过来,江边美景让人留恋心醉。

再说“练体”,汉江文化公园上下三个步道,植被繁茂,花香满道,是市民亲近自然的宝地。堤上堤下步道多,可走可跑可嚼瑟,唱歌跳舞伸拳脚,攀爬拉升练胳膊。一桥上下两个广场,清晨或是傍晚时分,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健身舞节奏铿锵,散步人神情激昂,跑步人汗流浹背,孩童们嬉戏打闹。东边瞅瞅,西边看看,活力最安康,灵气最吉祥。

水西门广场上,身着彩衣当空舞的大爷大娘们,上招柔顺,回旋刚劲,抬手踢脚,一束一放,看似轻盈自如,实则专注执着,太极拳的无穷魅力,在这里得到最好演绎。

与小北街相邻的江边码头上,一群身着演出服的老年人敲锣打鼓,唱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汉调二黄腔载歌载舞。只要天气许可,早早晚晚都可以享受到琴声悠扬的磁场效应。幸福安康的样子,就是看到人们满面春风,满心欢喜的表情。



又见炊烟升起

赖家斌

立冬过后,天气渐渐冷了起来,漫山遍野的黄桷红叶随风摇曳,演绎着美的序曲。车过故乡漆树庵,俯瞰下去,盘旋在山腰上的乡村公路掩映在树林野花丛中,转弯处,清泉边,翠竹旁,一缕炊烟从瓦屋顶袅袅升起,宛若游龙由浓及浅弥散开去,铁锅蒸米饭的香味儿直余鼻腔,耳畔顿时响起那首好听的歌曲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,想问阵阵炊烟,你要去哪里?我心中只有你。”

炊烟升起的地方便是此心安处。我的老家在汉滨区牛蹄镇朝天河村一个叫“姜家沟”的地方,当年,老祖先为了躲避匪患战乱迁徙至此,虽说山高沟深,茅草丛生,却也落得个一时安宁,我心安处是吾乡。这里溪水常流,坡地开阔,有人勤快,那自种自吃、与世无争的日子虽说苦些,也是僻静的身安之地。阳坡、猪圈梁、向家堡、三官庙呈扇形突兀耸峙,形成“四梁挟三沟,肥地垄沟口”的地势环境。听老辈人讲,始由曾、罗二户大家族先入为主,赖、向诸姓相继迁入,以后人口逐年增加。记得儿时,山沟里人声喧嚷,灯火明灭,鸡犬相闻,而飘散在家家户户的如絮炊烟更是那挥不去的悠悠乡愁,抹不掉的家乡味道。

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”清晨的炊烟是上学的催促剂,火焰熊熊,青烟袅袅,清淡而短促。天刚放亮,大人们要赶早上工,烧壶开水泡缸茶,美美喝上几杯,

过足瘾,只顾去侍弄满坡的庄稼,奶奶和妈妈便抱起我们穿好衣服,然后揭开锅盖,端出紫巴馍或是蒸红薯,我们蘸着牙胡乱咬几口再揣上两个,背起书包连蹦带跳就去学堂了,隔上一个周,奶奶就会给我们烙一个白面馍或煮一个鸡蛋,我早就睁大眼睛,围着灶台直勾勾盯着锅里,不停嚼着嘴角,享受着即将到来的美食美味。

晌午的炊烟是歇活的信号,家家不约而同似的,炊烟浓烈而醇厚,一如饭菜酒香绵长。那时我们家劳力少,每到农忙时节,都要请左邻右舍帮忙抢收,奶奶便想尽法子,拿出家里仅有的细粮和最好的珍藏菜肴,大火炒,小火炖,凑着一桌子,款待出苦力流大汗的帮工们,大家伙儿围坐四方桌在一起,天南海北,说说笑笑,酒足饭饱,祈福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

晚饭的炊烟是暮归的呼唤,温暖而悠长,相约明日,互道珍重。太阳徐徐落山,婆娑好菜肴,母亲也搭手帮忙,金黄的苞谷火、细白的米面、混搭的杂粮,煮米饭、蒸馍馍、擀面条、搓麻子,一灶红红火火,一桌饭菜清香,等待放学的学生、劳累的父亲、晚归的牧童、倦归的游子,而我们打陀螺、抓石子、摔纸版、摸鱼虾,玩得兴起,哪还顾得肚子饿了,直到夜色渐浓才在一声声“回来吧——回来哟”唤归声中怏怏而归,大人一边嚷嚷叨叨,我们狼吞虎咽,吃得津津有味,意犹未尽。

往事并不如烟

好战的鸽子

宁静

鸽子“白平”和“银翅”产下许多对鸽子,称“丹凤眼”和“琥珀眼”这对鸽子最机灵、最勇敢,也最淘气,不知天高地厚的这对鸽子,时不时地和其它“兄弟姐妹”打斗,这些“兄弟姐妹”都怕它们,只要“丹凤眼”或者“琥珀眼”冲过去,其他鸽子都会纷纷散去,就连生养过它们的“白平”和“银翅”也怕它们三分。

一次,“丹凤眼”和“琥珀眼”和我家的大红公鸡争抢食物,打在一起。大院子里几十只鸡中,只有三只公鸡,在争夺母鸡的战斗中,三只公鸡经过无数次决斗,我家的这只大红公鸡成为“公鸡王”,每每看见其他公鸡在母鸡群中转悠,大红公鸡就会冲过去,吓得另两只公鸡落荒而逃。“丹凤眼”“琥珀眼”和大红公鸡打在一起,不分胜负,“丹凤眼”飞起来悬在空中啄公鸡,公鸡跳起来扑着翅膀扇;“丹凤眼”重重地跌下来;“琥珀眼”看见“丹凤眼”吃了亏,就飞起来落在公鸡的脊背上,狠啄脖子上的鸡毛;这还了得?大红公鸡跳起来“芭蕾舞”三五下就把“琥珀眼”抖落下来;抖落下来的“琥珀眼”被大红公鸡的鸡爪子狠狠地踩在地上,死啄背上的羽毛;可怜的“琥珀眼”毛落一地,在大红公鸡的爪下不得动弹。看着自家的鸡儿如此惨败,“丹凤眼”又飞起来,骑在大红公鸡的脖子上,狠命啄、鸡毛、鸽子毛纷纷扬扬,掺在一起,大红公鸡不理睬会骑在脖子上的“丹

凤眼”,继续重重地啄爪子下的“琥珀眼”我看见“琥珀眼”的脊骨破皮烂肉,若不再熄了这场战争,“琥珀眼”就会死在大红公鸡足下。我拿了一根棍子,在大红公鸡的屁股底下几下,大红公鸡疼得一声惨叫,丢下足下的“琥珀眼”就逃,脖子上的“丹凤眼”也被抖落下来。趴在底下的“琥珀眼”好一会才站立起来,抖一抖身上的羽毛,望了望“丹凤眼”一起飞上了屋顶。

从那以后,好斗的“琥珀眼”和“丹凤眼”再也不敢和大红公鸡抢食了。一中午,天无云,我家的鸽子群飞到了牛山、鲤鱼山、月河觅食去了,这些鸽子,一去就是多半天,直到夕阳徘徊的时候才鱼贯而入地飞回来。我立在阳光下,正在逗院门前大榆树上“叽叽喳喳”的花喜鹊,从大坡梁的天空上跌跌撞撞飞过来两个黑点,一个黑点一会跌落、一会努力上浮,另一个黑点绕着这个黑点跌落、上浮,好像在保护着这个小黑点。两个黑点越来越近、越来越大。这不是我家的“琥珀眼”和“丹凤眼”吗?怎么这么早就打道回府了?

“琥珀眼”飞到庭院上空,就直直地跌下来,重重地摔在庭院的浅草上,“丹凤眼”闪着翅膀,慢慢地落在“琥珀眼”的身旁。哎呀!“琥珀眼”从头顶到脖根的皮毛被撕裂开了,血糊糊两寸长的皮毛,耷拉着,脖子露出冒着血水的肉。这是怎么

天气晴好,骄阳高照,公园片片浓荫下,市民群众可劲儿挥洒汗水。即便是下雨天,撑伞快走,你到三桥,他到四桥,来回穿梭的人们络绎不绝。江里有众多“跟屁虫”在飘移,游泳健儿们从不避寒暑。人生就是这样,热爱上一项运动抑或是选择一个爱好,不管春夏秋冬,寒来暑往,不懈怠,长期坚持。大伙在成就自己的同时,也在奉献别样风景。

一起行走,一起奔跑,终成“练友”。来到汉江公园,由于结识到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,大家从不认识,到互相鼓励,相互切磋,慢慢成为忘年交,不是亲人甚似亲。

安康汉江公园的美,美在一江清流,味在园林绿化。四季景不同,缤纷染林丛。公园建设,因地制宜,宣林则林,宜草则草,绿化、美化、亮化同步建设到位,讲究功能性,最大人性化。

堤上踏青听涛声,人来人往数古今。公园里跳舞的、跑步的、偏闲传的、交流学习的人们往返自如,各取所好,各有场所,吸氧休憩的民众得到身体的锻炼和精神的滋养。

夜幕降临,霓虹闪烁。汉江文化公园变得更加立体、梦幻、炫目、迷人。来此休憩和锻炼,感受一份惬意安详,带回一份健康顺利,真叫舒坦。流动的江水中,倒映着座座地标性建筑,种下隽丽的两岸风情和绵绵不绝的诗情画意。

一隅清欢,山远江阔,日子如歌。居一城,择一隅,一解解百愁,恋上一块幸福地,就在快意汉江公园里。

人在旅途

知往鉴今

远去的乡村电影

宁眸

每当有人说去看电影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从前在老家看乡村电影的场面来。

那时候的乡村没有专门的电影院,看电影得等放映员拿到片子后,挨村播放。因此,能看场电影比过年还叫人兴奋。

“今晚,村里要放电影了!”这消息不脛而走。大半天后已经传遍了附近的村庄。不等太阳下山,人们早已放下手中的农活,距离放映点近的人纷纷扛着板凳椅子朝放映场上放,近水楼台,得占到最佳位置来。距离放映点远的人,得早早和放映点附近的人家联系,好借几条板凳坐。有些讲究的妇女,不但自己好好梳妆打扮一番,还要给丈夫和孩子也换上平时不舍得穿的衣服。

沐浴着夕阳,每一条通往放映点的路上,走着激动不已的人。

我们村的放映点一般选择在山下河边的小学操场上。我们家距离学校有两三里,全是山路。听到“放电影”的消息后,我们早已顾不上吃晚饭,不断地催父母亲快点出发。

到山巅上朝河边看去,一块白床单挂在教室外墙上,我们越发动,焦急,恨不得立马飞到它旁边去。等我们赶到,操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了。我们只好见缝插针地寻找最佳观影位置。父亲让母亲照顾着我们,他要去向周边的住户借板凳。有时候好不容易借来板凳,却挤不进去,只能坐在操场边上,歪着脑袋看。大多数时候,周围人家的板凳早已被其他人占满了,我们只能站着看。弟弟妹妹太小,父亲和母亲就一人一个让他们骑在肩膀上看。

一般一个晚上放两个片子,每到换片,我们死死地盯着放映机看,希望放映员手脚麻利点。也觉得“放映员”这职业很神圣。那时候看电影最怕烧片,正看到热闹处,“啪”得一声,屏幕上人影不见了。人群“唉唉”声不断,齐刷刷地朝放映机看去,希望放映员能尽快调整好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人群开始躁动起来,周围手电光忽闪忽闪着。孩子的哭声、大人的骂声交错在一起。村

